

中国体育史 参考资料

— 第四辑 —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体育史参考資料

第 四 輯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运动技术委员会編

人 民 体 育 出 版 社

• 1958 •

中国体育史参考資料
第四輯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运动技术委员会編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体育館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49號)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850×1168 1/32 70千字 印張3 $\frac{6}{32}$ 插頁1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責任編輯：郑 琦 封面設計：喜 栋

統一書号：7015·632

定 价 [9] 0.48元

32.9

4726

目 录

第一部分:

- 我国兄弟民族古、近代体育史料·····唐 豪 (1)
- 旧中国体育史上附会的达摩·····唐 豪 (23)
- 我国古代的角力·····庞朝斌 (31)
- 我国古代的摔跤·····郑树荣 (36)
- 我国古代的女子足球运动·····郑树荣 (39)
- 我国儿童游戏史料片断——骑竹马·····郑 震 (40)
- 受我国影响的日本古代骑射·····棣 华 (42)
- 我国古代体育资料解题·····范 生 (44)
- 我国投壶资料汇辑····· (49)
- 我国儿童游戏史料片断——指旋陀螺·····棣 华 (59)

第二部分:

- 我国近代运动竞赛规则·····君 由 (61)
- 我国近代运动竞赛的裁判面貌·····君 由 (68)
- 南京第一次学校联合运动会·····曾锦贵 (72)
- 我国近代体育图书索引·····俞子箴 (74)

第一 部 分

我国兄弟民族古、近代体育史料

唐 豪

由于搜集到手的兄弟民族体育史料仅为汉文和譯本，並且还有很多为见聞所未及的，这就决定了內容的狹隘。今先在本輯发表已經整理出来的两种史料：1. 蒙族、哈薩克族、藏族的賽馬运动；2. 滿族的滑冰运动。准备陸續发表的 还有各个兄弟民族的賽跑运动、摔跤运动、射箭运动、球类运动以及其他各种体育活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兄弟民族的古、近代体育是“中国体育史”的組成部分，要把它整理出来，必須依靠兄弟民族地区关心体育史的体育工作者和广大群众来执笔，才能够集腋成裘，事半功倍，单靠过去一鱗半爪的記載是不可能全面的，这篇文章作为拋砖引玉的一个开端。

为了某些原始資料尙待关心“中国体育史”的同志們进一步研討，所以直引原文。讀者对原文如觉費解，請看原文前后的說明和譯注(不是每一句)及加注，也就能够了解主要的具体内容。

一 賽馬运动

馬术当中的賽馬运动，它可以細分为“竞速賽馬、越野賽馬、长距离賽馬、障碍賽馬”等等項目。我国兄弟民族的古、近代賽馬运动，事实上是綜合性的，並且具有各自的特点；文献上的記載，有时內容不明确，有时比較明确而不够作为分类的标

准，因此只能用“賽馬运动”来概括它。

在遙远的古代，居住在现在內蒙古自治区西部的蒙族，他們以畜牧为主要的生产，兼以狩猎为副业。他們畜牧的是馬、牛、羊和駱駝等牲畜。由于畜牧所需要的水草分布不平均，这样决定了他們經常在各地移动，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蒙族男女之所以长于馬术运动，这和他們的畜牧經濟有密切关系。

蒙族傳統的馬术运动，大約可以上推到三千年以前。当时的蒙族部落軍事力量比較强大，把鄰近的部落周族从豳（陝西邠县南）这个地方逼使他們轉移到岐山之下去，这件史事記載在史記和詩經里。

据史記的記載：“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苗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①。詩經的記載：“古公亶父，来朝走馬，率西水滸；爰及姜女，聿来胥宇”^②。“变于西戎”这一句，說明在公元前十几个世紀时周族的祖先公刘到亶父也和蒙族的祖先一样，在各自的区域里以游牧为生产。亶父的时候，蒙族部落为了扩大牧区向周族部落进逼，周族敌不住蒙族的优势兵力，軍事酋长亶父指揮了自己的残余部族轉移到岐山下面靠西的一望平畴之地的“周原”定居下来。詩中仅說亶父走馬是概括的描写，实际上跟他轉移的部族都走馬，否則两条腿是赶不上四条腿的。依字义詮釋，“疾趋曰走”^③，証明周族在当时凭着練習有素的馬术向岐山疾趋。以游牧为生活的蒙族部落也擅長馬术，並且兵力較為强大，他們沒有穷追，所以周的残余部族才得疾趋脱走。

所以要談到这件史事，在于說明蒙族傳統的馬术源远流长，並非在开始被記錄的西汉时代才有馬术运动。

“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公元前三世紀末到二世紀初蒙族傳統的馬术运动：每年正月，蒙族諸长小会于单于庭祠，五月大会于

龙城，祭其祖先与天地鬼神；及秋季馬肥，大会于蹕林課校人畜”^④。服虔注前汉書：蹕是蒙族“秋社八月中会祭处”。顏师古注前汉書：“蹕者繞林木而祭也。蒙古語系鮮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尙堅柳枝，众騎馳繞三周乃止，此蒙族遺法也。”按“蹕”和“大”同义，“蹕林”当以广大的林场得名。当时蒙族在蹕林課校人畜”，类如现在的“越野賽馬”和“竞速賽馬”。^⑤公元前二、三世紀时，蒙古的游牧部落，“大者万騎，小者数千騎，凡二十四长”^⑥。参加蹕林大会的当即万騎与数千騎的諸长，以及世袭的諸大臣。前汉書也有类似的記載，不再引述。蒙族如此重視馬术运动，所以与汉高祖同时的冒頓单于一次就能動員“精兵四十万騎”^⑦。

“后汉書”南匈奴传記載：“匈奴习俗，每年常有三龙祠祀，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戌日祭天神，因为龙祠之祭而会集諸部商議国事並走馬及駱駝为乐”^⑧。走馬和走駝就是“課校人畜”，“后汉書”比“史記”記得更为明确。祭祀的同时举行諸部會議，这是氏族社会的特征，可见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的蒙族，每次會議举行的走馬——賽馬是传统的体育。駱駝被称为沙漠之舟，所以蒙族除賽馬以外也进行賽駝。

某些事物不是被每个时代的文献記載下来的，这个情况称之为“史闕有間”。蒙族的賽馬，到十四世紀时又被提到，即所謂“詐馬”。后至元六年（1340），翰林学士周伯琦随从元順帝妥懽帖睦尔由大都（北京）到上京羔（上京在热河灤河上流，一称灤京，又称上都），在他所作的“詐馬行”詩和序里描写了当时蒙古貴族們的賽馬，以及其他一些体育活动。

詐馬行序：

“国家制度皇帝北至上京。每年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穿着皇帝所賜的只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裝飾着

名馬，清晨从城外各拿着彩仗列队馳入宮殿前。皇帝穿着華貴的服裝。在殿上觀看。觀華大設筵宴為樂，只有他的同宗王公貴戚宿衛大臣在前列行酒，其餘各依照官職叙坐合飲，各部奏大樂並表演百戲，這樣凡三天才罷。其佩服每日一換。大官用羊二頭、馬三四，其他費用相當此數，這叫“只孫筵”，俗叫“詐馬筵”^⑤。按“只孫”即漢語一色衣之意。

詐馬行詩：

“華鞍鑲玉連錢驄，彩暈簇鬚珠英重，鈎膺漳顙盤鏡丛，星鈴綵仗声琤琮。高冠艷服皆王公，良辰盛會如云从，明珠絡翠光龍葱，文綸縷金紆晴虹，犀昆万宝腰鞬紅，揚鑣迅策无留蹤，一跃千里真游龍，渥洼奇种皆避鋒，藹如飛仙集崆峒，乘鸞跨鳳來會空。是時閭闔含薰風，上京六月如初冬，金枝滴露冰華浓，水晶殿閣搖瀛蓬，扶桑海日朝曈曈，天子方御龍光宮，袞衣玉璫回重瞳，臨軒下接天威崇，大宴三日酣群宗，万羊櫜炙万甕醲，九州水陸千官供。曼延角觥呈巧雄，紫衣妙舞腰細蜂，鈎天合奏春融融，獅獐虎嘯跳豹熊，山呼鼉抃万姓同。曲栏紅葯翻帘櫳，柳枝飛蕩搖蒼松，錦花曙草烟茸茸，龍岡环拱灤水淙，當年定鼎成周隆，宗藩盤石指顧中，興王彝典岁一逢，发扬祖德并崇功，康衢击壤登时雍，岂独耀武彰声容，願今圣寿齐華嵩，四門大启达四聰，臣歌天保君彤弓，更圖王會传无穷”^⑤。

除去对皇帝歌功頌德那些諛詞和空泛的渲染外，把詩和序重點譯出：賽馬是蒙古帝國的國家制度，這個制度是成吉思汗定下來的，每年舉行一次。參加競賽的貴族們穿着一色的“只孫”官服，每天一換，共賽三天；競賽者手中各拿着有鈴的彩仗，清晨从城外列队疾馳到上京城中，以龍光宮為終點。起點到終點有多遠，詩和序都沒有說明。競賽用的馬，蒙語称作“答罕”，在元人楊瑤（1235—1361）的“山居新話”中有这样一段記載：

“本朝有禁，每年皇帝到上都，随从百官不許騎坐驃馬，惟騎答罕馬。延祐間（1314—1320），拜住丞相嘗騎驃子出入，今則此禁稍緩”^⑩。

驃馬即去勢的馬，答罕即三歲以上經過訓練的良駒。蒙古帝國規定用這種“一躍千里無留蹤”的答罕，每年從大都到上京去作一次長途馬術訓練，並且進行賽馬，它和蒙古帝國的兵制結合成為一個整體。

蒙古人民的馬術，雖然不被士大夫們所記載，但可以从兵制中体会出来。蒙古帝國的兵制：“分為十戶、百戶、千戶和萬戶。百戶長、千戶長及萬戶長的職位是世襲的；十戶長直接從十戶（十人）中選拔”，它是“軍事、行政的聯合體”^⑪。每家的男子，“十五歲以上七十歲以下”，不論人口多少都要服兵役，“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⑫；每十人編成一個牌子，設“僉軍（十戶長）一名”，僉軍“限於二十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充當”^⑬，毫無疑問，年齡條件是和馬術的操縱相關。指揮的統帥及武將，通過每年一度的校閱，使他們和基本的軍事組織相聯結。由於這樣，蒙古帝國初期的軍隊，被國外研究歷史的學者稱為“當時世界第一優良的騎兵”^⑭。

詐馬行詩中所稱“發揚祖德並崇功”，指的是成吉思汗到忽必烈那時一系列的戰爭和馬術運動的關係。成吉思汗為統一蒙古而進行的戰爭，對蒙古社會的發展來說是起着進步作用的。以後一連串對外擴張戰爭，雖然把我國的火藥、印刷術及指南針和捶丸運動等傳入歐洲，把歐洲的天文、歷算也給我國原有的天文、歷算以影響，在溝通中西文化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但畢竟是侵略性的戰爭^⑮。

蒙族的傳統賽馬，清初文獻依然限於封建貴族方面的記載。清以前的文獻從來沒有說明過它的競賽距離，也沒有說明過蒙族

的馬術是“童而習之”，清初文獻却說明了這些，並且把蒙族訓練生馬的制度也告訴了我們。

清王朝康熙晚年，在熱河西部靠近英金河源的蒙古地方，划出一區作為皇帝親自參加狩獵的場地。滿語稱狩獵為“Muran”，所以把這個場地譯作“木蘭圍場”；狩獵選擇在秋季舉行，所以叫它作“秋獵之典”。從乾隆六年（1741）起，每隔一年在八月舉行；乾隆十六年（1751）以後，改為每年舉行^⑧。狩獵終了，照例要表演蒙族的傳統體育，賽馬為其中的一項。它的競賽情況除引據原文外，並作重點說明：

“扎薩克于進宴時，擇名馬數百，列二十里外，結束鬃尾，去羈轡，馳用幼童，皆取其輕捷致遠。以鎗聲為節，遞施傳響，則眾騎齊騁，羣獸山谷，騰躍爭先，不踰晷刻而達，掄其先至者三十六騎，優資有差，所以柔遠人，講武事也”^⑨。

扎薩克是蒙古一旗之長的稱呼，清王朝封為“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六等爵位。參加競賽的是幼童，這說明蒙族傳統的賽馬是“童而習之”。競賽用的馬不用鞍勒，這說明蒙族高度的騎術。馬尾加以結束，它和唐代馬上打毬的制度相同，以防前馬的馬尾甩着後馬的馬眼致出事故。起點在二十里外，還要越過山谷，它是一種越野賽馬運動。參加競賽的人數達幾百，因此以先到的三十六騎入選。

清王朝為了鞏固它的民族壓迫統治，從來就不曾提高過蒙族人民的文化和文化使他們獲得進步。用爵位、官祿、厚賞來籠絡極少數的封建主作為統治人民的工具，所以把賽馬也作為一種“柔遠、講武”的政策。

蒙族民間的賽馬，在近代著作中才有記載，賽馬結合祭祀和會盟舉行，是三千年以前原始社會的遺迹。

祭祀時的蒙族民間賽馬：

“蒙族不論男女老幼，未有不能騎馬者。其俗于祀‘鄂博’時，成群的青少年各選善走名馬集于預定之處，近則三四十里，遠或百余里，聞角聲起，爭叱馬鞭其後，疾趨‘鄂博’。”^⑮。

“蒙古祭‘鄂博’時例須跑馬，用十五六歲兒童，乘無鞍馬跑十余里地為率。無名氏詩云：兒童慣乘無鞍馬，逐電馳風意氣揚，夕照一肩鞭影急，彩旗奪得共稱觴”^⑯。

鄂博多壘石為山，其形圓，其頂尖，每年必一祭；沙漠中用柳條作成，為古代“蹕林”的遺迹，這個古俗一直保存到近代。

青海蒙族會盟時的賽馬：

“會盟典禮，蒙族謂之跑馬大會，借此習練馬足，盡馬力之所能及，兼程而至。事後又會集于海岸，擇曠野縱轡絕馳，以角勝負，勝者以紅布復馬首為別”^⑰。

大喇嘛廟會期的蒙族民間賽馬：

“當大喇嘛廟會期，凡四處附近的嫻習騎術者必引良馬赴場比賽，勝者王公必給獎品以示鼓勵”^⑱。

1587年以後，喇嘛教開始在蒙古逐漸傳播。傳播的推動力，主要為蒙古封建統治階級，所以他們對廟會期的賽馬給以獎品。1604年起，蒙古才有掌教的大喇嘛，可見大喇嘛廟會期的賽馬，最早當在十七世紀初期形成為一種宗教儀式。

競賽用的馬，怎樣選擇，怎樣訓練，蒙族過去有一套方法，這套方法稱為“教駢”。“教”字的含義為訓練，“駢”是三歲或四歲未訓練的生馬。1760年，清高宗弘歷題金廷標畫的“教駢圖”詩序有較詳細的說明：

“教駢、攻駒，周禮雖載，然後世僅知攻駒，而不能教駢。蒙古則熟習其法，謂之騎額爾敏、達驛。馬三歲以上曰達驛，額爾敏則未施鞍勒者也。每歲，扎薩克于所部驅生馬多群至進宴場所，散逸原野，諸王公子弟雄傑者執長竿繫縛之，加以羈轡，始

則怒騁馱超；或猱突人立，嘶齧雷殷，馭者騰超而上，控制自如，須臾調良，率得名馬”^②。

把詩序的重点譯出：蒙族訓練馬匹的時候，用有套索的長竿把生馬的頂部勒住。生馬一被勒住，最初奮力怒馳並用後蹄反踢，或者豕突人立，嘶聲如雷，咬齧勒住的套索。訓練者騰身躍上馬背，隨着它的動作控制自如，使它無法擺脫，一會兒就把它馴伏，往往在其中選得名馬。詩序中的額爾敏和達驛為對稱，都是三歲到四歲的馬匹。兩者的區別是：沒有訓練過的生馬稱為額爾敏，訓練過的稱為達驛。達驛就是“詐馬行”詩和“山居新語”所稱“華鞍鑲玉連錢驄”，這是已訓練過的答罕。

日本研究元史學者箭內互，沒有仔細綜合和分析這些有關資料，他認為：“答罕是蒙古語 *dagha*、*daghan* 的譯音，與熱河志的達驛（滿語 *dahan*）相同。元朝隨從百官不許騎坐驢馬，而使騎答罕馬，其目的不詳。也許是使百官騎答罕馬往返於上京大都之間借以訓練生駒，就是一種教跳的辦法，而這些騎答罕馬往返於上京大都的百官，或者就是教跳者也未可知。如果是這樣，則元代上都已有騎生駒的事”^③。箭內互把未訓練的額爾敏和已訓練的達驛（答罕）混為一談，他沒有注意到騎着怒跑的、反踢的、豕突的、人立的、雷嘶的額爾敏到上都去，在往返途上訓練這種生馬，為隨從的秩序所不許可。也沒有注意到隨從百官不許騎驢馬而使騎答罕馬，其目的在校閱統帥和武將的馬術。

*

*

*

哈薩克為我國新疆地區的少數民族，他們也以畜牧為主要的生產。為了水草關係，夏季游牧於天山之陰，冬季游牧於天山之陽。他們也同蒙族一樣，擅長馬術。

哈薩克族是這樣訓練兒童們馬術的：

“當兒童五六歲時，把他們騎在馬上，用小袋插股於鞍兩

傍，上下用帶縛住，執繩者教他們騎法。到十几岁，對於馬的銜勒緩急就都熟習了，故其部人以善騎著名。他們縱馬疾馳，往往能起立馬上作盤旋舞，聳身拾物于地”（蒙族男女也能如此）²⁴。

他們的賽馬：

“童子不滿十五岁的跨馬至会所報名，以次編列，聚集数十里外，整鞍按轡而立，聞角声起，四蹄飛駛，先至者居第一，以次至四十騎而止”²⁵。

久居新疆的程九柯告訴我，他亲眼看到的“刁羊”，也是哈薩克族的一种賽馬运动。“刁”和“刀”本是一字，“說文”都释为“兵”，这一种賽馬运动，可能是哈薩克族古代訓練馬上战斗的軍事体育，从遙远的年代沿传下来的。

哈薩克族都信仰伊斯兰教，他們的容貌类似蒙族而兩鬚較低。每年回历新年，“誦經禱祝，礼毕握手相庆；三日之内，唱歌跳舞，为刁羊之戏”。刁羊的时候，群众沿路观看。作为竞赛目标之一的“羊”位于起点前方，一經开始，参加的青年“飞騎拾之”，其余諸人縱馬追逐。已得羊的，上下左右前后移动，未得羊的，上下左右前后夺取，以一敌众，各逞技巧，以得羊而首先到达預定終点的为胜²⁶。

* * *

藏族的賽馬，有两种形式。

一种賽馬，过去在拉薩举行。每逢新年，有官职的都要依地位的大小按照规定数目的馬匹参加竞赛。竞赛的馬匹不騎人，由三四个人騎着馬驅使这些不騎人的馬奔馳，到終点德爾蓬崗（灰堆）为止。这一种竞赛，不屬於馬术运动范围内²⁷。

另外一种是藏族农民賽馬，它和宗教前身的巫术結合举行。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到文明过程中的决定性发展，是农业的发明；自从发明了农业，人类便能够放棄狩獵的生活而定居下来，由此

便連帶有一種祈禱土壤丰产的巫术仪式——降雨祈禱。西藏有一大部分地区高出海面一万呎到一万六千呎，印度的时令风为喜馬拉雅山所阻隔，不得吹入西藏，因此气候干燥，缺少雨水，全年干季长达九个月。当七月这个月，特別需要甘霖，农民們就結合着祈禱进行賽馬；封建主为了巩固他們的特权，利用农民們对超自然的認可而加强这种迷信。这些情况，我們可以在藏族农民过去的賽馬看到。

据說賽馬前由一个遊行队攜帶名为“Bum”的圣書或佛象一尊繞场而行，祈禱降雨。賽馬的名称就是从这种游行得来，称为“谷物巡行”；各个农村，几乎都有它规定的賽馬日。

賽馬和游行的先后並不固定，有时清晨賽馬，薄暮游行，日中在林中郊宴。有条件的农村，有賽馬，賽跑，遊行；条件較次的沒有賽跑；沒有条件的仅仅延請一个喇嘛誦經。

競賽距离大約半哩或者还不到半哩，农民乘着自备的馬参加競賽，沒有馬的农民可以向同村借用，但大多数都有自备的馬匹。

競賽途程中有射靶，經過时或用弓箭或用步鎗射击，可以看出它是古代骑射的遗迹。

优胜者可得大哈达一条，有时加棉布少許，最后一名也可得哈达一条，沒有人空手而归。哈达和棉布由封建主購备，如果是大封建主，由他的經理人負責購备^②。

* * *

、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蒙族、哈薩克族、藏族的賽馬运动改变了旧的性質，发展为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的一个体育項目。以畜牧生产的蒙族和哈薩克族更有条件促进馬术运动的技术，依照世运会的“三天項目”作訓練，我相信不难达到世界水平的。

参考文献:

- ①司馬迁:“史記”,匈奴列傳。
- ②“詩經”,綿篇。
- ③刘熙:“釋名”。
- ④同①,文中有·的字是补充和改动的,別的引文也相同。
- ⑤同①。
- ⑥同①。
- ⑦范曄:“后汉書”,南匈奴傳。
- ⑧箭內互:“元朝制度考”。陈捷、陈清泉譯本,頁188引“口北三厅志”卷14艺文三。
- ⑨同⑧。
- ⑩同⑧,頁197引“山居新話”。
- ⑪余元鑫:“內蒙古历史概要”,頁30。
- ⑫同⑧,頁33引“元史”兵制叙語。
- ⑬同⑧,頁32引“元史”兵制。
- ⑭同⑧,頁33引Kelly, The History of Russia 1, 60, 62。
- ⑮同⑩,頁31。
- ⑯同⑧,頁193。
- ⑰同⑧,頁194。
- ⑱郭希汾:“中国体育史”,頁126。
- ⑲胡韞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9頁56。
- ⑳同⑱,頁126、127。
- ㉑同⑱,下篇卷9頁34。
- ㉒弘历:“教駢”詩序。
- ㉓同⑧,頁197。
- ㉔同⑱,下篇卷8頁40。
- ㉕同⑱,下篇卷8頁43。
- ㉖同⑱,下篇卷8頁46和程九柯口述。
- ㉗栢尔:“西藏志”,董之學、傅勤家譯本,第26章。

②⑨乔治、湯姆逊：“論宗教”，宋桂煌譯本，頁9。又同②⑦，第25章。

二 滑冰运动

滑冰是滿族人民的一种冬季运动，在清王朝入关以前就采用它作为八旗的軍事体育，清初学者朱彝尊根据“旧聞”說明了这个运动的由来已久。

朱彝尊生于明代崇禎二年（1629），卒于清代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在康熙十八年（1677）应博学鴻詞科，授“檢討”官职。虽然他記載的滿族滑冰运动很簡單，但可以了解多方面的情况。

他的筆記：

“太液池冬月表演冰嬉，习劳行賞，以閱武事，而修国俗”^①。

“国俗”两个字反映出，清王朝入关以前滿族人民早有这个习俗，可见最初的滑冰运动並不限于八旗。因为找不到更古的史料，不可能再往前追溯。“武事”两字，指軍事訓練。乾隆五十三年（1788），清高宗弘历詩中“冰嬉仍寓詰戎行”这一句^②，也反映了它和軍事訓練有关。所謂“冰嬉”，用口头語來說明就是“滑冰”和“溜冰”。

清王朝入关以后校閱八旗滑冰，一般在北海（太液池），有时在中海举行，乾隆初年张为邦和姚文瀚合画的“冰嬉图”，画面上繪着的五龙亭是一个佐証。校閱的时期是冬月，更具体的情况，下文将接着說明。

当时校閱八旗滑冰有两种形式。一种用“官跣子”八式：
1. 初手式；2. 小幌盪式；3. 大幌盪式；4. 扁弯子式；5. 大弯子式；6. 大外刀式；7. 跑冰式；8. 背手跑冰式（4至8图见 14, 15頁）^③。另一种滑冰，同时还要表演各种花样和杂技

(图见 20,21頁)。这两种滑冰运动,又称为“走冰”。

校閱的规模很大,参加速度滑冰的多至 1600 人以上,分为两队,領队人員也参加,像游龙一般地穿越特設的門滑行。据調查过八旗滑冰情况的李劍华告訴我,作为龙尾的一个童子始終要倒滑,並且要配合队形,非有高度技术的不能担当。清朝文献通考对于这一国定制度作了大体上的記載:

“冰嬉——每年十月咨八旗及前鋒統領、护軍統領等处,每旗照定数各挑选善走冰者二百名,內务府預备冰鞋、行头等項,至冬至后皇帝到瀛台等处看表演冰嬉。分兵丁为二翼,每翼領队十二名,穿紅黃馬褂;其余穿紅黃齐肩褂;背小旗,按八旗各色依次走冰。表演毕,头等三名各賞銀十两,二等三名各賞銀八两,三等三名各賞銀六两,其余兵丁各賞銀四两,俱由內务府广儲司支給”^④。如此大场面的单項运动,在当时来说是世无类例的。

以上文献,概括了两种滑冰运动情况。专記速度滑冰的,有乾隆十一年(1746)弘历所作“太液冰嬉”十二韻五言詩一首:

“順时陈国俗,择地試雄观,号令传何若,威仪紀水官。光凝元玉浦,声咽碎珠滩,散处云馳雨,紛来雪噴湍;端因智独胜,奚必力俱殫,疾以徐斯疾,安其危乃安,御风列应讓,逐日夸无难,迅似巖飞电,溫知犀避(辟)寒,超群殊閃耀,作势更婆娑,拟議弦催箭,形容鏡舞鸞,一时夸夺帜,独步早登坛,妙义韜鈴外,凭人着眼看”^⑤。

詩中用“御风列应讓,逐日夸无难”的神話和“迅似巖飞电”,“拟議弦催箭”的比拟来描写滑冰的高速度,証明当时的訓練着重在速度滑冰方面。通考沒有記載分等的标准,清朝野史大观明确了这一点:“至有先后,分头等、二等、三等”^⑥。

“先后”就是速度,速度最快的列入一等,其次列入二等,又其